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  
第二十五回 木馬驛劍俠談心 蒙山洞苗酋作亂

詩曰：雲飛電掣疾如神，劍俠何由踐驛亭？

白刃加身渾不懼，揮毫猶自寫家音。

燈前宛轉談心曲，四野雞聲情未足。

臨行著意贈兵符，直指邊陲破破竹。

話說劉廉訪審斷印星白晝搶奪平民寶貝這一樁公事，心中大惱，待將印星責譴，因念「絕嗣」二字，有感於衷，拂紙揮毫，寫下監票，發印星下大獄中監禁，正是：不愁你勢燄滔天，只怕他問官作對。有詩為證：

倚勢欺民奪異珍，反羈狴犴受總箠。

設非執法無私曲，誰道義皇照覆盆？

劉廉訪怒氣未息，將抱狀虞候打了三十下，取一面二百餘斤重枷，枷於司前通衢示眾。此時關赤丁賁祿得了寶貝，不敢留停，飛奔出城，各自取路回家去了。印衙人伴星夜回衙，報知消息。一壁廂齎銀兩往獄內使用，安頓公子；又遍請州縣鄉紳連名進司見劉廉訪，保領印星出獄。劉仁軌將前事對眾備細說了，又把印星所寫碧水源流與諸官看，眾官皆笑，再三婉言，委曲求懇。劉仁軌允諾，隨將印星釋放。眾鄉紳簇擁到客館，開筵解悶不題。

且說劉廉訪與夫人龍氏商議，預整行裝，俟候消息，只索打點歸閒致仕。彈指之間，倏爾半載。忽一日，縣官差人飛報，大諫議谷那律單薦劉翁廉能古博、文武全材，推升果州路總督，舊任馬爺立候交代，星夜起程。數日後，聖諭官報已到邊州，官吏迎接者陸續而至。劉仁軌選下日期，將家眷發付先行，隨後上車，緩緩出關。此時，滿城百姓焚香頂禮拜送。劉仁軌戀戀不捨。有詩為證：

耿介不拜權，黎民均感德。

拜別泣都門，黯然心慘惻。

劉仁軌等一行人陸路水舟，已至鄂州界口。忽見瞿家家僮阿曉渾身縞素，沿江飛騎而來。見了劉仁軌車從，滾鞍下馬，哭拜於地，懷內取出一綿紙東帖呈上。劉仁軌接了，看那帖面，乃「訃狀」二字，心下驚惶，急展開看時：

不孝罪逆深重，不自殞滅，禍延先考，於月日終於正寢，謹此訃聞。孤哀子瞿穀等泣血稽顙拜

劉仁軌看罷，哭倒地上，眾官吏急急扶起。曉兒已對夫人並小主說了，一齊放聲慟哭。龍氏要與做官的同往辰溪弔奠，然後之任。劉仁軌道：「伯父遐升，理應祭奠。但朝廷欽限緊迫，立等交代，如之奈何？」龍氏道：「昨問那推車軍校，果州風土民俗如何，彼言此州切近西夷，人皆驚悍，況洞苗連結，不時反亂，山寇極多，水路最險。目今蒙山洞作變，苗酋骨查臘侵掠邊州，地方舊任總督馬公差官督兵剿捕，屢遭敗衄。馬公告病思歸，只得新官臨任，交割了印信軍馬，彼好回鄉避難。妾身細思，相公以一介書生，位登憲長，功名不為不顯，宦囊雖為淡薄，亦可養贍暮景，不如上本辭位，掛冠而回，免去跋涉遠方，憂心掛膽。」劉仁軌道：「夫人之言雖善，可惜緩不濟事。目今離建州已來將及兩月，慕於半途上本辭官，朝廷豈無疑惑？倘逢物議，難免欺君之責。」

龍氏道：「相公此一行，雖蒙皇上天恩，膺受顯秩，妾身逆料，莫非印中貴暗種禍根傾陷？相公亦宜防閒。」劉仁軌道：「不然。彼既懷戕妒，豈無罅隙可乘？反加我以重位也。讀書人受君之祿，命懸君手，盡忠前往，生死聽天。」龍氏反覆勸阻，劉仁軌堅執不從。瞿穀道：「適聞大哥之言，竭躬報國，臣子之職，當然，大嫂之論，明哲保身，知機之談宜聽。弟有兩就之計，望兄鑒納。」劉仁軌道：「吾弟有何高議，即當面講。」

瞿穀道：「小弟本該隨哥哥同往，詎料爹爹棄世，寸心如割，恨不得插翅飛回。大哥欽限至急，速宜赴任，為國分憂。大嫂身體羸弱，每生腹疾，若使遠行瘴地，切慮水土不服，舊恙復萌。況且苗蠻不吐爭亂，嫂嫂膽怯身衰，怎能禁受？不如同我回家，姑緩數月，待爹爹奔喪之後，候大哥信至，兄弟送嫂嫂同臨任所，實為兩便，哥嫂以為如何？」劉仁軌笑顏稱善，龍氏歡喜允從。當下夫妻商議定了，取出銀兩，差人買辦禮物完備，就於驛館安宿。次早，劉仁軌留下丫鬟男婦六人，伏侍夫人，將官囊什物盡數交與瞿穀帶回，另差軍校二十名護送。此際夫妻、兄弟分別，免不得悽慘一回，這也不必說得。劉總督一行人，迤邐往西南進發，不題。

且說龍氏與瞿穀同乘了一輛車兒，監轄著箱籠行李，抄路往盧溪州來。不一日，已到毗離村口，叔嫂二人直至門首下車，逕入孝堂靈柩前哭拜一番，令軍校捧過黃檀一炷計二十斤，白燭一對計五十斤，素絹四十端，土布二百匹，贖儀百兩，獻於靈前。瞿穀弟兄拜謝已畢，隨行軍校將一應官囊行李交割明白，瞿穀重加賞賜，發付起程。

且不說瞿天民喪事何如，單表劉總督自別了夫人登舟之後，不一日已到木馬驛前。當晚就於驛亭寄宿，分撥軍校於驛外四面巡邏，以防不虞。驛官進上飯膳，劉總督吃罷，待欲就枕，奈一時神思不寧，且於榻前燈下看書消遣。坐至二鼓將絕，靜聽萬籟無聲，猛聽得簷前一聲響亮，急抬頭四顧，忽見一紅衣壯士，手執利劍，飛步入來，站立案前，怒目上視。劉仁軌從容問道：「觀君相貌不凡，乃奇士也。晝夜至此，莫非為刺客否？」壯士道：「子奉印常侍之命，來取公首級，端候已久，今夜才得相逢。」劉仁軌道：「印常侍莫非是當今朝廷寵任秉筆內臣印戟乎？」壯士道：「然也，」劉仁軌笑道：「既如此，一死何辭！但乞尊從少待片時，下官寫數字寄與家間，然後就刃。」壯士道：「公莫非嫌予，遲緩用計擒捉乎？」劉仁軌道：「下官登程已來，此命久矣置之度外。大丈夫視死如歸，何計之有？況君家劍術如神，刺予首呼吸間耳，縱有詭計，從何施展？」壯士道：「此言非欺我也，速寫家報，莫延時刻。」劉總督舉筆展紙寫云：

日前印星見財起意，強奪關赤丁玉蟹、賁祿赤猴。予奉公執法，使關等去璧復完，印星大奸遭叱。承夫人見諭，必有奇禍。今於劍南木馬驛中偶逢劍俠，賜以善終。人皆有死，死復何憾？但負朝廷厚恩，未能獲報於尺寸也。夫人切莫悲啼，乞以不佞為戒，俾後人諂諛如飴，直道為蠱。林泉耕牧終身，切莫仕途炫耀。至囑，至囑。

壯士見了，忙問道：「那關赤丁，老爺從何處會來？」劉仁軌道：「家書草就，乞斬予首級而去，免使那人懸望。」壯士道：「某係劍俠，頗讀詩書。匕首雖利，不傷烈士。某當行刺已來，每見慌張悚惕、哀號乞命者甚多，要如督爺從容態度、談笑自如、不以生死為念者，萬中之一耳。某見之，心懾神服，何忍加害？適觀督爺寫出關赤丁玉蟹，又云去璧復返，其中必有情跡，督爺可言其詳。」劉仁軌將關赤丁並賁祿岳廟賽會，印常侍之子印星誣盜奪寶，及後復詳辨冤、給發出罪之事，從頭至尾，細談一遍。

壯士納頭下拜道：「小人不知督爺如此高誼，險些兒害了好人，萬死，萬死！」劉仁軌扶起道：「好漢不行刺害，反行重禮，何也？」壯士道：「關赤丁乃某盟友，出入西番，大獲利益，周人之貧，濟人之急；況兼精於騎射，最有義氣。某母老家貧，受彼之惠實多，適被豎子所陷，若非督爺存公釋放，險喪其命。今督爺不揮翰札，亦不免予利刃之鋒。此非人謀，實天定也。」劉仁軌道：「公既受印常侍重托而來，不斬予首，何以復命？」壯士笑道：「某雖劍俠，家實貧寒。然雅慕貞誠，不圖奢靡。苟逢知己，縱劓割膽，亦所甘心。倘遇不平，便奮戟挺戈，誓誅奸狡。前因與印常侍門客交代，被力薦於印公，出入帷幄，參贊政機，賴常侍待以心腹，每欲奏聞皇上，予爵祿。某自思福薄，力辭其議。偶於公署中與公子談及督爺貪婪肆惡，荼毒百姓，與家君有不世之仇。家君寬厚，反薦援於朝，擢以重位，可憐果州路億萬生靈，必遭魚肉。甫能覓一個仗義英雄，殺了這廝，實萬民之福也。某一時奮激，飛躍而來。誰想督爺如此真誠雅飭，不以生死芥蒂，某反思那廝詭言，乃愚我也。若不剪除，必為民害。」說罷，長揖欲

行。劉仁軌款住道：「足下惠我以生，乃非常之德。常聞義士不以財利動心，下官若以金帛贈君，反貽君誚，是不敢耳。」壯士歎息道：「知心哉，劉爺也！知心哉，劉爺也！」

劉仁軌又道：「足下乞留姓字，以為他日萍水之證。」壯士道：「某以四海為家，久忘名氏。異日倘得相逢，但呼翽霄子足矣。只恨誤聽豎子之言，幾陷人於不義，若不斬彼頭顱，何以泄憤？故即拜辭長往。」劉仁軌道：「吾聞仁者不絕人之後。印星雖係狂妄，不才念彼弟兄二人，只存此子，倘有差池，則絕後矣。君子處世宜寬，莫生戕忍之念。」壯士道：「仁者之言，敢不佩服？某雖出入常侍之門，蒙待予以優禮，察彼行藏舉止，外寬內忌，事多陰險。今日某之鹵莽，未必不出於常侍之籠絡也。某今不往，彼必復生暗害，督爺不可不慎。」又於懷中取出朱符一紙、短劍一口呈上道：「果州切近西夷，每多邪魅巫蠱之術，督爺藏符於身，諸邪皆不敢犯，可免蠱魅之害。印常侍門客雖多，皆出吾下。某不復命，彼必復遣人至，督爺可將此劍懸於臥榻之前，諸雄自不敢近。愚衷竭矣，前途萬祈珍重！」劉仁軌再欲言時，猛聽的豁刺地一聲，那壯士早已躍於屋頂，但見一道金光，星飛電掣而去。

劉仁軌嗟歎良久，側耳聽時，譙樓已催五鼓，但見殘星猶燦，斜月將沉，燭影半明，雞聲四起。靜坐暗思，轉覺神魂悚惕，不敢就枕，和衣隱几而臥。少頃，天色黎明，早膳畢，眾官吏人役簇擁上車，取路前進。

趨行數日，早到南平界口，一帶盡是山路，只見樹木參天，猿猱野嘯，數十里並無屋舍人煙。從早至晚，才蹇出山嘴，一望時，曠野深林，又不見人跡來往。劉仁軌驚疑，忙令人停下車兒，問官吏：「這是什麼去處，如此荒涼，前去難以駐足。」長接軍校稟道：「再行里餘，林盡處有一古寺，可以安宿。」劉仁軌催促趨行。

到得林外，天已昏黑，果然有一大寺，前站軍健先入寺中通報。一霎時，鐘鳴鼓響，住持等秉燭齊出山門迎接。劉仁軌舉目看時，寺門首有一匾，匾上書著「永祥寺」三個大金字。劉仁軌逕入方丈中，僧眾供茶獻酒，鋪疊牀帳，候至更深散去，其餘人役四散安歇。劉總督案間停燭，帳前懸劍，和衣睡於牀上。將及三鼓，正朦朧睡去，猛聽得「咕叮噹」一聲響亮，劉仁軌從夢中驚醒，靜聽時，鏗然有物墜地。心中暗解，不敢呻吟，急坐起屏息，於帳中窺覷。少頃，又見一物從門外飛擲進來，剛擲於寶劍之上，「鈴錚」火光爆綻，那物墜於帳前。

劉仁軌寧神靜坐，直到五更，不復見有動靜，看看天色明亮，只見牀前插著兩口利刃，長有二尺四五，鋒芒耀目，拔起展轉細看，劍尖上嵌著金字：一名「金雛」，一名「玉尾」，刀靶上皆有「印府」二字。劉仁軌兩手加額，歡喜道：「今日予之得生，皆賴翽霄子贈劍之功，此恩此德，當銘肺腑。」暗中嗟歎一回，隨將利刃藏於匣內，趕早催促起程。行至蒲原地界，舊總督馬公交了印信自去。

又數日，方抵果州路。此時合州大小官員都出郭外迎接入城，一應新任規例自不必說。統制官等稟道：「蒙山洞苗酋骨查臘擁數千精銳洞蠻，擄掠村鎮財帛，殺戮子女。去任馬爺畏縮不戰，彼得肆恣橫行，漸次騷擾附近城池。今龍門州被圍日久，乞老爺急添軍馬剿滅，百姓才得安生。」劉仁軌道：「我蒙皇上欽敕，正為此事星夜前來。昨已發下檄文，各州徵兵。今且分守要害地方，候大軍聚集，我自監兵督陣，賴汝等用心剿賊，待奏捷獻功，另行升賞。」眾統制官等齊聲應諾而退。

隨後，各州軍馬陸續皆到。劉仁軌正欲整頓出戰，忽探馬報道：「骨查臘三日之前已撤圍退去。」劉仁軌疑有虛詐，復差人前去打探。回覆道：「骨查臘舉兵離洞已經數月，其妻辛氏並愛妾三人，皆與嫡弟骨利蘆有奸，大小爭鋒，各擁苗姑廝殺，合族洞蠻不忿，聚集親丁將骨利蘆、辛氏等殺戮無遺，洞中大亂。骨查臘聞變，乘夜撤圍散去。」劉仁軌大喜，只留二千步兵協守龍門城，其餘將士盡行回鎮。不知骨查臘回洞之後，復來攻城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